

# 人们信赖的好诊所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采访报导）您若有机会来到台湾台东县东河村旅游观光，随便找位村民询问：“这儿哪里有诊所医院？”不论男女老少都会顺手指出方向回答：“有啊，在那大马路边上有个大大的‘法轮大法好’的那间就是。”村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地方，包括郭医师夫妇和诊所的工作人员都是秉持“真、善、忍”法理的修炼者，因为有“真、善、忍”的内涵，这里成为村民所信任的好地方。

**家庭事业两得意 身心疲惫不解解**

二次大战结束前的台湾，因受殖民地统治的影响，医师具有崇高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风气延续至战后，仍是六十年代前后的普遍观念与风行思维，尤其嘉南地区，无论是殷实世族或市井之家，莫不以培养出医师为欢天喜地的荣耀与安慰。一九四二年出生于嘉义的郭俊男很争气地考上人人羡慕的医学院，攻研小儿科领域。毕业后在台南开业行医。

小孩子的免疫力较弱，风吹草动就易得感冒、发烧、咳嗽、肠胃炎等一些不大不小的病症，每个家长都不敢掉以轻心，加上他秉持医德以及相当不错的医术，于是，郭医师的诊所门庭若市，每日看诊一、二百人是常态，一到季节更替或遇有流行性疾病，比如感冒等，单就他一人最高记录，经常一天下来看诊高达三百人。诊所里挤满病童与家长，从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时都不得稍事休息，甚至连上洗手间都挤不过去，就这样一直到晚上十点多休诊，已是疲惫不堪，日子久了也曾想过限制应诊人数，可是一想到曾经宣读的“医师誓词”，他无法咬下牙来做出这样的决定。

如此经年累月地日复一日，在别人眼里郭医师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满满的荷包都快装不下了，加上良偶相伴、儿女乖巧聪敏，真是得意人生呀。但是疲惫日益严重的郭俊男感觉自己就象两头烧的蜡烛，有时因为过度疲惫反而不易入

眠的夜晚，不免思索：“一旦失去健康，钱赚的再多又有何用？”偶然机会：他把诊所转到偏南的高雄市，刚开始还好，可没过多久，疲惫的情况再现。直到一九八五年，听得当时还是很落后的台东县非常缺乏医师，因为是穷乡僻壤的落后地区，医疗设备简陋、医药器材欠缺，待遇有限，唯一的好处是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因此亟需富有经验又肯淡泊的医师前去服务。

**深根困扰的疲累消失了**

郭俊男征询朋友与家人意见后，毅然结束自己的诊所，带着妻小来到台东，继而接下“台东县东河乡卫生所”主任的职务，渐将卫生所建制完备起来，直到六十五岁届龄退休后，再又自己开业继续行医。从护理学校毕业工作没多久就与郭医师结为连理的妻子向晓萍温婉贤淑，相依相随的一路陪伴寻找生命的答案，一直是他最贴心的伴侣和精神支柱，夫妻感情绵密坚贞，俩人相敬如宾，在台东县草路蓝缕的环境下定业安居下来，转眼十五个年头过去了。相较之前在南台湾两大都市开业行医的忙碌生活悠闲许多，但是尽管试遍各种方法，包括气功、静坐等，都无法让已经深根的疲累稍得舒缓，直到二零零一年前夕，从电视报导中共构陷法轮功的新闻中第一次听闻法轮功，产生好奇因而走进修炼后才获得彻底改善。

**中共构陷反促修炼法轮功的机缘**

九年多前，二零零零年底，难得打开电视机的晓萍偶然看到中共构陷法轮功的新闻报导，赶紧告诉郭医师，他俩都是从这个新闻报导中第一次听闻法轮功，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内容和绑架学员的画面让他们非常好奇，并且产生诸多怀疑：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这个新闻影片怎么来的？怎么报导的都是比较负面的？是否是中共刻意的片面之词？中共放出来的消息可要反面去看才是真实。

他们反而很想接近法轮功了解个究竟，就在看到新闻的第三天，夫妻俩在订阅的报纸中发现“法轮



图：修炼法轮功后，晓萍时而发作的偏头疼不药而愈，快乐自在。

大法简介”以及各地炼功点的材料，喜出望外地立马打电话联络，接电话的学员告诉他：“刚巧今天是‘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的第一天，欢迎二位来了解法轮功。”这正是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元旦，万象更新、一元复始的、饶富意义的美好日子。

**捧读宝书不释手 夫妻俩得法一修到底**

夫妻俩从九天班炼功点直奔书局请回《转法轮》和《转法轮法解》，迫不及待地捧读到深夜不肯释手，若不是隔天还要工作，并且也想保持良好精神上完“九天学习班”，真想一直阅读下去。他们在第五天就把《转法轮》看完，每天就象提前预习，再到九天班恭聆李洪志师父讲法和学功，天天都有不同的领会在心头。尽管得法开始修炼个把月左右，看到中共诬陷法轮功所编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新闻，都不能动摇夫妻俩对于法轮大法是正法及其美好殊胜的认识。

郭俊男说：“上完‘九天学习班’后，我们就把当时所有的大法书籍都请回家，一气呵成地从头到尾看一遍，越看越是舍不得放下，越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正是自己二十几年来寻寻觅觅、梦寐以求的修炼功法。”

学法炼功半个月左右，疲劳现象就已获得舒解，郭俊男神采奕奕



图：村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地方

地说：“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工作到晚上十点多，就算只睡三个小时左右照样精神很好，一点也不觉得累。”晓萍说：“《转法轮》实在很引人入胜，每看完一遍就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越看越想，很自然而然地就爱上这部法。我们内心触动很深，找到了！我们千辛万苦在找的就是这部法。”她时而发作的偏头疼也不见了，夫妻俩决心一修到底。

**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

随着物换星移的时代演进，台东县已开发成为著名的观光地区，近几年，到东河村观光的旅游人数与日俱增，也是大陆观光客旅游东台湾的重要景点之一。“东河诊所”所在位置是游览车必经的道路，时有游客不慎受点轻伤、偶感风寒或肠胃炎等，整辆游览车开到诊所求医，除了病患和陪同人员外，其他旅客也会下车进到诊所来闲逛或借用洗手间，郭俊男夫妻俩在诊所内放置法轮功简介、真相材料和《九评共产党》等供他们阅

览与免费索取，许多游客好奇询问“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迫害真相，夫妻俩及四位护士总是亲切地讲清真相，有的则是静静地仔细阅读材料，催促上车也迟迟不肯释手、移动脚步，有的则是观望一下四周，迅速将材料收放到随身的包包里，越来越多人主动索取真相材料与《九评共产党》，希望带回去仔细阅读。

能进到诊所来了解真相的人数毕竟有限，还有更多只是游览车路过的观光客无缘听闻真相。夫妻俩想到对于匆匆交会而过，无法当面给予讲清真相的人们，也要给他们留下印象，于是在诊所上方安置大大的“法轮大法好”的牌匾以及大门右侧金字“真善忍好”，希望路过的所有人们都能透过眼睛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真言印在脑海里，种下善念的种子好获得生命的福报。

# 一个行政管理部科长们的故事

文 /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青松

我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在政府行政管理部工作，修炼法轮功已有十三年了。修炼前，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迷茫过、随波逐流过；修炼后，不仅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无需吃一粒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应当如何活着，因此每天过得开心而充实。无论在任何环境，我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说真话、看淡名利、做事先考虑别人的好人。

**一、别人说谎都可以，你不能！**

记得有一年，那天正好是愚人节，有位同事到我办公室办事。看见这位同事，我突然心血来潮，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当然，玩笑是个一听就能听出来的漏洞百出的谎话了，但没想到他毫不怀疑信以为真。后来反而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跟他说了没有这事，是骗

你玩的。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非常沮丧地说：“你为什么说谎？你怎么可能骗人？”我说：“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今天是愚人节吗！想跟你开个玩笑！”他边摇头说：“愚人节也不行！别人说谎都可以，你不能！”我好奇的问：“为什么？”他说：“我发现我们单位就你从来不撒谎，言而有信。现在社会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昨天我朋友说‘这个社会完蛋了，无人可信’，我就给他们讲，‘也别太绝望了，至少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从不撒谎。’可以说，你对我来讲是一种信心或者希望。连你都说谎，我真就……”从那天起，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愚人节了。

**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

去年我们单位来了新局长。今年年初局长找我谈话说：“你去行政审批科吧。”我说：“我不想去。”局长一愣，满脸不解的表情，问：“为什么？”我知道局长为什么这样，因为行政审批科是我们单位“油水”最多的地方，想

去的人太多了。我说：“那个地方对业务水平的要求非常高，我现在远远达不到有关要求，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给单位带来任何损失。”没想到局长反而乐了，说：“看来我没有看错人。行政审批科的重要性不用我说，错误的一次行政审批有可能给单位带来灾难性后果，说不定我也可能进监狱，所以我必须派一个能让我放心的人去把关。经一年的观察，我发现你人很正，想问题、做工作都是为了单位，从来不想谋私利。我相信全局只有你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单位利益，出卖我。我现在等于是把我自己交给你！”

**三、我交定您这个朋友了**

新的任命公布后，同事们开玩笑说：“多好的一个部门，你去了真是白瞎了。”有一天我们到一家企业走访。访问结束要起身时，老板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塞一个信封说：“小意思，以后请多关照。”我笑着说：“请您拿回去，我不要。”老板可能以为我在客

气又硬塞给我。我说：“我不是跟您客气，我是真不要。”老板说：“请您放心，我们两家是关系单位，一直这样。”看来老板是真不相信我不要，我说：“说实话吧，我炼法轮功，炼法轮功的人不会收这些钱的。”“为什么？”老板不解地问。“我的师父让我做个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现在你们企业也很难，赚一分钱不容易。你们把这些钱还是用在企业生产上吧。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只要是合法的事，我全力支持。”听我这么一说，老板问：“您炼几年了？”我说：“炼十三年了，怎么了？”老板还是半信半疑地问：“这十三年，您难道从来没收过别人的一分钱吗？”我说：“是。”老板有些激动，握住我的手说：“这么多年送钱不收的人我还真没见过，您是好人，我交定您这个朋友了！”

现在单位领导信任我，同事们也信任我，没有人说法轮功不好，好多人跟我说：“我看法轮功没有

什么不好，你该炼就炼，但注意安全。”这些年，我多次被评为单位优秀公务员，也评为地区级、省级先进。

我讲自己的故事不是显示自己，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师父让我们做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相差太远太远。现在在我的周围，比我做的好的同修太多了，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环境里努力做一个好人。现在社会官员贪污腐败，道德沦丧，诚信不在，人际关系冷淡，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多了好呢，还是少了好呢？现在中共对这些想做好人的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判刑、劳教、拘留，甚至迫害致死，这么做对吗？希望到现在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人，不要光听中共新闻媒体的片面之词，亲身接触法轮功学员，看一看法轮功真相资料，了解真相。真心祝愿所有人平安、幸福。

# 从批《武训传》到迫害法轮功

文/陆振岩

## 浊世清流

本期周报“谈古论今版”刊登了千古乞丐武训的故事以及由《武训传》而引发上世纪中叶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其实，类似的运动对中共来说，并没有终止。武训先生去世近100年后，1993年5月，就在武训当年兴办办学堂的山东临清，由临清市人体科研会在临清党校礼堂主办了一期气功学习班。和当时许多其他气功师一场带功报告动辄收门票几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体科研会这次请来办班的气功师不但生活俭朴、收费也极其低廉——为期10天的学习班每人收费不到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体科研会从中提留50%后，所剩无多。学习班有500人参加，学员们参加完学习班后就默默地回到社会中去。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传开了。临清市针织厂有个学员学功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炼，结果却改变了整个厂。过去职工经常把厂里的毛巾往家拿。学功以后他却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厂了。其他职工一看，谁也不再往家拿了，还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厂。人人都在惊叹这功法改变人心的巨大作用。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门功法叫法轮功，修炼的根本原则是“真、善、忍”。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显著效果和对人们心灵的净化和对社会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轮功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日刊载《我站起来了》一文，就介绍了一个叫谢秀芬的农村妇女，曾被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在1998年2月上海电视台的一次新闻报道中披露，此时法轮功海内外学员人数已达1亿。

## 飓风骤起于青萍

很快，这个对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令最高当权



图：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

者“不放心”了。据说50多年前那场对知识分子毫无由来的第一次运动，主要起因于“党”对于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放心。一想到建政之后，党外仍然存在着一批曾致力于在国统区揭露国民党腐败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他们所一贯宣扬的理念却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党文化截然不合的自由、民主、人权，党的最高领导人毕竟寝食难安，而武训精神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又恰恰和党的斗争文化格格不入，于是武训便成了替罪羊，被用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这50年来，“党”又何曾放心过任何一种自由思想！

任何人、任何思想如果在社会上赢得了民心，那就面临两条路：要么同化为“党”的一分子；要么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即使孔子与其开创的儒家传统文化也未能逃脱此厄运。讲究“天命论”、讲究“忠恕”、“仁义”儒家文化不就曾在上世纪70年代被“批倒、批臭”。

源自中华传统修炼文化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根本修炼原则，显然也是与“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格格不入的。就在最高当权者开始担心深入人心的法轮功“与党争夺群众”的同时，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投机者，已经开始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做铺垫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红旗》杂志推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亲历了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风等政治运动，并“参与了彭真领导的对梁思成教授‘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的何

祚庥，很快就写出一些针对法轮功和特异功能的批判文章。这其中包括在天津教育学院一家杂志刊载的文章，以不实之词指责法轮功，并暗喻法轮功将亡党亡国，此文引发了天津市无理关押殴打去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并最终导致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

除此之外，1999年6月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带领一班人马赶赴长春，针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拍摄了一部片子，即所谓《李洪志其人其事》一片。和当年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不同之处是，这一次象清代藤甲兵那样遇到压力就缄口不言的是少数，全国各地有无数法轮功学员主动前去电视台拜访，陈述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实情。不过赵某显然有意无意的把他们遗忘在镜头之外了。和《武训历史调查记》相似的是，赵致真这番举动也可被理解为选择性的排除不符合结论的事实——因为结论早已存在于调查之先。

和1951年批判《武训传》有所不同的是，1999年的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公安、劳教监狱系统，以及上百家电台、2000多种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机构。这些宣传机器此时全力开动，为镇压法轮功鸣锣开道。在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目地只有一个：请你仇恨法轮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军队系统，人人表态过关。中央电视台根据赵致真



图：迄今已有340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图为部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

们提供的所谓“其人其事”电视片，制作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同名电视片。此片不但在全国广泛播出，而且在随后的所谓“转化班”中反复播放，作为对“思想转化”的主要洗脑武器之一。这部所谓“其人其事”电视片的政治功用绝不亚于批武训中的《调查记》和批孔子中的《孔丘其人》。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转眼之间，在许多国人眼中，中华数千年修炼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敛财”的代名词。一位网友曾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她数次从SOHU（搜狐）、SINA（新浪）上发送的求职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务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大法弟子，看了她的求职信后，将其中一句话：“具有真诚、善良、坚忍的品德”删除后，电子邮件才得以“顺利”发出。

## 撕开党文化的假面具

迫害初期，为了阻止大批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进京为法轮功、为师父鸣冤上访，许多地方的车站、码头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铺在地上，凡经过者必须踩着画像走过去，不踩不让走，甚至要抓去“转化”。在许多地方，警察甄别法轮功学员的方式，就是盘问行人，让人说出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然后在后面骂一句脏话，骂了才放人走，不骂的当场被抓走。骂脏话、侮辱他人是什么样的行为，问一问三岁的孩子都会知道。然而这一切却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行

为。不过，既然掘坟毁祠都可以坦然行之，还有什么下作行为在党文化中找不到借口呢？

这场十一年前开始的残酷迫害，就在谎言的掩盖和党文化麻醉作用下持续至今，在“和谐盛世”的莺歌燕舞中，至少3406人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

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来的“斗争”，不但麻木了人们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党文化几乎取代了人们头脑中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人类的各种传统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恶观。而中共的党文化却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魔鬼词典：善的就是恶的，白的就是黑的——因为党已经定了性了；说谎造谣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维护“真理”；杀人是有理的，因为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幸福”；对于强奸、酷刑、虐杀可以保持冷漠，因为这才是“不关心政治的‘清高’态度——而这一切推论的大前提，实际上是维护中共统治地位的“绝对稳定”。在这里，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只剩下所谓的“党性”。

2005年海外《大纪元》新闻社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撕开了魔鬼的假面具。当黑白颠倒的底片拿到阳光下冲洗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来党文化中的黑与白正好掉了个。如火如荼的退党大潮正表明，当人们丢弃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后，又有机会从新找回道德和勇气。这是一个民族重生的希望。

## 问君可知“普世价值”

文/一竹

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毕业的朋友谈到了“普世价值”。她当时眼睛一亮，连说“这个词好，这个词好！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我内心升起一种悲哀与一丝喜悦。悲哀的是，人生在世，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普世价值的存在；喜悦的是，我看到了人们内心那种追求普世价值的愿望。

于是，我翻阅了两本《现代汉语词典》，版本相差30年，都没有找到这个词。也就难怪一个专门学习中文的人竟然也不知有这样一个词了。

中国人为什么不知道普世价值，不言自明，这个词连同它背后的内涵都被中共刻意地抹去了。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国人不断地洗脑，这种洗脑，一边是割断历史，以谎言覆盖；一边是制造恐怖，以暴力相逼，让你不得

不表示屈服。你相信善恶有报，它就说你迷信；你讲忠信仁义，它说你封建；而这个“迷信”和“封建”已经事先就被它歪曲成一个打击人的帽子，一旦给你扣上，那就是百口莫辩。于是，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照着“语录”说话。可是人总会有美好的期待与向往，这是天性使然。那么，在中共涂脂抹粉的宣传中，可能就相信中共也许会变好一点儿，便试着向它要一点普世价值，要一点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结果是被坦克碾碎了梦想。于是，为了自保，人们学会了“听党的话”。

既然要听党的话，而党的价值观中从来就没有普世价值一说，如果有普世价值，又怎么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呢？所以一旦向党去要普世价值，那就等于与党做对，就自然成了党的敌人了。不过这话更应该这样说：党就是普世价值的敌人。

想一想，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中共创造的，也不是中共逞凶的乐园。天赋人权，上天在创造这个世界的同时，也规范了这个世界应该遵循的准则，并赋予人良知，即生命与生俱来的对善恶的评价标准。那么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如对善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正义战胜邪恶，本来就无需诠释理由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尽管中共对“真善忍”肆意涂抹，对信仰“真善忍”的人们进行了十年之久的残酷镇压，而法轮功学员依旧怀着大善大忍之心向世人讲着“法轮大法好”，唤醒着被蒙昧的良知。我们也看到了，对“真善忍”宇宙真理的渴望与正信足可以看穿一切谎言，无惧一切暴力。天理昭昭，法轮大法弘传114个国家与中共1地的镇压，则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架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一目了然。

尽管“普世价值”从中共的

## 谎言不攻自破

我讲真相中碰到一位司机，当提到法轮功真相时，司机讲出了一番话，让人感动。

事情是这样的，司机讲他家乡在东北的农村，99年迫害法轮功前，村中有不少修炼法轮功的人，其中有一家三口人，修炼法轮功后，把给村民们行走带来不便的泥泞道路一点点修好，并且没有要村中住民的一分钱。此事在司机的村中影响非常大，居民都讲：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人会这样做，但修炼法轮功的人做到了，是真正的好人哪！

迫害开始后，这一家三口人到北京去为法轮功上访，回到村中后，当地政府知道了，前后两

次到村中去抓这一家人，可是村中的百姓不干了，硬是将车拦下来，将人从车中救下，并告诉抓人者：这一家人是我们村中最好的人，这样的人人都抓走了，今后你们花钱给我们修路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们就不怕老天惩罚你们！最后抓人者不得不将人放走，而且再也没有来过。

司机讲，我们村中的人都说：不管你媒体怎么讲，我们都不信，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好人。

最后我同司机讲到“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命的事情，司机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讲的我都信！

词典中找不到，但普世价值既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更不会真正从人心中被抹去。可是中共在迫害良知，迫害“真善忍”中，却已

经定下了自己的覆灭结局。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每一天，无疑也是对每个人良知善念的最后拷问。

# 受迫害几度濒死 白三元又陷囹圄

甘肃白银市靖远县法轮功学员白三元，于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六年，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六监区，人瘦的皮包骨，整个人已完全脱像，头发被剃光。

白三元，男，四十七岁，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平堡乡金峡村三社农民，曾几次荣获省、市级农业科研部门的技术荣誉证书。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他长期遭受着中共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在狱中被种种酷刑折磨得几度濒死，一身伤残。

白三元于二零零零年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曾被非法判刑三年，期间遭非人折磨，几度生命危险，两次被传死亡；他出狱时浑身伤残，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却又屡遭搜捕、绑架，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一零年四月下旬，流离失所在外的白三元为了减轻妻子的劳动重负，回到家中。不料五月十六日晚七点，靖远县公安局副所长张明瑞、国保大队队长潘千瑞等八个警察身着便衣，开着两辆轿车围住白三元的家，三个恶警爬上墙头、

屋顶，再下墙撬开白三元家的大门，恶警将催泪瓦斯弹扔进粮仓，毒晕白三元，再次将他绑架。

白三元从二零一零年五月下旬开始绝食一直到现在，送监区检查身体期间，被警号为0333814的恶警从腰上踢了七、八下，打了十几个嘴巴。刚送进去时，一个星期灌食一次，从鼻子被灌500毫升加有奶粉的玉米糊糊。七月二十八日，白三元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晕倒过去，等他醒来，“包夹”说白三元的腿都在抽筋，最近这几天一天灌一次食，并输液。

八月二日，兰州监狱六监区姓徐的指导员跟白三元的家人在会见前谈了十几分钟，伪善的让白三元的家人“配合”，劝说白三元吃饭，写“四书”，“减刑”等。并要求家人再给没有吃饭的白三元账上打三百元已花费。

八月三日，焦急的家人找到甘肃监狱管理局，一姓牛的处长接待了她们，在给兰州监狱打完电话后，矢口否认有打人的事情，并推托让家人去找其它有关部门，监狱没有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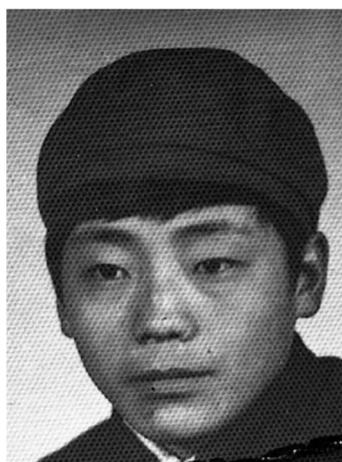
## 白鹤国生前遭大连南关岭监狱残忍折磨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辽宁省四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白鹤国二零零八年一月五左右在大连市南关岭监狱被迫害致死。白鹤国是被恶警张树义指使犯人周某活活打死的。家人前去时，看到白鹤国头部鼓起一个包，身体多处有伤，遗体被草草火化。

白鹤国，辽宁省灯塔市柳条镇东广善村人。因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大法，于二零零二年六月九日被灯塔市佟二堡公安分局非法抓捕，又被灯塔市中共操控法院非法判刑十一年，之后被关押在辽宁省桦子监狱。几年来受到桦子监狱恶警的各种迫害，但白鹤国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

在北京奥运之前，中共采用异地分散监管的手段，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五日，把桦子监狱的部份法轮功学员转监至大连南关岭监狱十二监区。白鹤国坚持自己修炼法轮功只是为了祛病健身做好人、没有罪，拒绝参加所谓的劳动改造，因此被十二监区以抗拒改造为由，指使几个恶警命令数名犯人进行顺地脱拽、惩罚、罚站、拳砸、脚踏、警棒毒打、电棍连击、吊背手铐、紧闭严管等酷刑摧残折磨。

白鹤国规劝恶警停止暴行，然而恶警不但没有终止迫害，反而更加残害白鹤国，致使白鹤国被折磨多次昏死，并且恶警故意



拖延时间不予抢救治疗，最终造成白鹤国惨死。而后十二监区干警推脱罪责，上报措辞：白鹤国自伤自惨致死，并对全监犯人封锁消息，隐瞒真相，谎称白鹤国已转监调离。

据悉，恶警张树义指使犯人周某在政府办公室对白鹤国进行暴打，打完之后铐在现场的暖气管上。白鹤国当时被打得不成样子了，眼睛只剩一条缝，后来发现人不行了，送医院，白鹤国早已辞世了。据知情者透露：白鹤国遗体不光是头部凸起一个大包，舌头也被勾出一道口子露出嘴外，腿被打断，睾丸被踢烂、瘦得皮包骨头。

恶警张树义给死者家属四万元钱，张树义及犯人周某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制裁。

## 辽宁营口七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偷偷判刑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八日，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中共法院秘密对七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这次非法审判是在鲅鱼圈“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授意下秘密进行的。家属于两周后的八月十二日才得到消息，为七名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和家属都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

这七名法轮功学员和被非法判刑的年数分别是：董冰，七年；毕世军，七年；孙丽，五年；沈广海，五年；余志红，三年；王志远，一年六个月；滕文春，三年缓刑五年（现在已经回家）。

这七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鲅鱼圈区国保

大队警察分别从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鲅鱼圈法院对董冰、毕世军和孙丽夫妇、沈广海和滕文春夫妇、余志红和王志远母子进行了第一次非法庭审。当时这些家属聘请了由四位正义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律师们依据中国现行的法律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宣布休庭。

经过六月一日的再一次休庭后，这七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要求无罪释放他们的亲人。当局则相互推诿后，最后说是鲅鱼圈“六一零”不让放人。鲅鱼圈“六一零”的头子是由中共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兼职，成员有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等。

## 会计师和医师被非法起诉 “六一零”阻律师介入

（明慧通讯员四川报道）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原商业局会计师曾玉贤和原疾控中心医师崔维凯，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被苍溪“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国安的警察绑架；后被非法起诉。

### 刁难律师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下午，曾玉贤的父母为其委托的代理律师到苍溪县法院递交手续、要求阅卷时，被告知“这类案件现在有内部规定：律师代理需要资格审查，这类案件需要审查之后才通知你。”律师问：这是四川的规定还是中央的规定？是你们法院系统的规定还是哪个系统的规定？法院负责人回答说：“你应该知道。”律师回答说：“我知道你们是违法的。”

随后律师到看守所见人时，看守所警察称要先请示上级。请示完毕后告诉律师：“上级说不能见人。”律师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手续齐全应当见人。当警察表示其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

时，律师告诉说：“拒绝上级明显违法的指示，这是公务员法规。”警察无言以对。

当曾玉贤的律师返回北京后，曾在一工作日上午上班时间给苍溪县法院打电话，想询问案件情况，但无人接电话。后该律师所在事务所接到一电话，自称是北京市顺义区的，以“发生经济纠纷”为借口向事务所员工打听曾玉贤的律师的情况。事务所工作人员感觉电话有些蹊跷，后就该号码打过去，却发现那个号码是广元市“六一零”的电话。

后据知情人称，广元市苍溪县当局就曾玉贤的代理律师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并由该县公检法司及“六一零”共同就律师的情况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称该律师“经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二零零九年年度考核未通过”等。

就在曾玉贤的律师到法院递交手续后几个小时，其委托人——曾玉贤的父母即受到当局的骚扰和威胁，妄图迫使他们放弃

委托律师。

### 威胁家属

原苍溪县疾控中心医师崔维凯的代理律师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崔维凯的女儿委托北京律师江一彬为父亲做无罪辩护。二零一零年八月五日下午，江一彬律师去法院递交了手续，要求见崔维凯，但遭拒绝，法院说上面有规定，这类案件要重新审查律师资格。

紧接着，苍溪“六一零”、国安大队、法院与崔维凯的女儿单位（幼儿园）的领导全部出动，对崔维凯的女儿进行威胁、恐吓，不许她请北京律师。崔的女儿吓得不敢接律师的电话，接着连电话号码都换掉不敢用，最后在中共压力下，解除了请北京律师为父亲做无罪辩护的合约。

据悉，中共苍溪法院企图指定所谓“律师”为崔维凯做有罪辩护。

## RFA：大连医学副教授被关进洗脑班

辽宁省大连中山医学院副教授于晓艳，因是法轮功学员，上个月被当地公安局抓捕后关入抚顺的洗脑班，二十天之后才获得释放。

据自由亚洲电台八月十一日报导，于晓艳教授是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博士，去年刚刚回到大连中山医学院任教。她是大连人权律师王永航的妻子，王永航因为大连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辩护，去年被大连法院判处七年徒刑。

维权网报道说，于晓艳是七月五日被大连公安局的国保警察直接从医院抓捕的。于教授说，警察抓捕她的时候没有任何手续和法律文件。

“其中有一个警察，他曾经抓捕我丈夫，还有他也到我家抄家。然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

“他就说：‘干什么！口头传讯！’我说：‘口头传讯你也要有个理由，有个手续呀。’他们三个警察都是着便装的。他们拖着我，我穿着白的工作服，然后很多人都跑到大堂里看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开了七个小时，把我绑架到抚顺的那个洗脑班。它对外叫做辽宁省关爱教育中心。就是在大伙房水库那个深山里，正好在罗台山里头。”

于晓艳表示，由于丈夫王永航被判刑，一年多来她一直和年近八十岁的婆婆居住，最近以来当地公安部门一直以人口普查为名对她上门骚扰，也雇用附近闲散人员对她进行不间断的监视。

她表示，在抚顺罗台山山庄的洗脑班中，受到全天候骚扰。为了抵制这种强制洗脑，于晓艳进行了绝食。

“都是探听你一些东西，针对你一些弱点，然后对你进行所谓的思想上的转化。我说：‘你要是再这么骚扰我，再这么干涉我，那我只能绝食’。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吃饭了。大概是持续了八天左右，大概是二十一、二十二号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所谓国保大队的说：‘你什么态度？’他说我要给你做笔录，回去跟领导汇报。我说那你就告诉你们领导，再关我一万年，我也是这个态度。这是我的信仰，你无权干涉。他们大概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派车把我接回去了。”

于教授说，绝食总共进行了八天，洗脑班的人员和大连公安局警察先后对她进行骚扰，但她坚持认为，有关当局对她的强制限制人身自由没有法律根据，属于非法关押，而且她坚持拒绝放弃法轮功，后在七月三十日被释放。

二零零八年，于晓艳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曾被上海警方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处十五天行政拘留，由于她丈夫王永航的据理力争，行政拘留未执行。于晓艳说，但王永航却因此开始受到大连市公安局的严密监控。二零零九年，王永航律师因为法轮功学员丛日旭进行辩护被国保警察逮捕。

丛日旭的妻子，现在美国的田璐表示，王永航在狱中情况不佳。

“二十多个警察把他从家里面抓走，然后把他的腿打伤了。而且他被囚禁在大连看守所的时候，监狱的狱警还有犯人对他进行灌食、殴打、折磨他。而且他的腿已经伤得非常厉害，也不把他送去医院，最后去医院好象就是草草做一个简单的手术，一点也没有人性。”

于晓艳表示，王永航被捕判刑之后，当局不许她到监狱探望丈夫，她对王永航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

“我已经一年多都没有看到我的丈夫了，我非常担心他的伤势。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到底有没有受到非人的虐待？”

于晓艳从洗脑班回家后，大连中山医学院停止了她的教学和医疗工作。

# 千古一丐：武训的故事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东堂邑县一位59岁的老人去世，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紼送殡，各县上万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行列络绎数里。

这位老人叫武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武训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训本没有大名，因在同辈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自小行乞为生。目不识丁的武七，在心底却一直编织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他要集资兴办义学，让贫寒的孩子们都能读书！

自21岁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找机会为人家做工，同时有空就出门乞讨。要饭时，遇到吝啬不给东西的人，他唱着：“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

当遭遇声色俱厉的谩骂时，仍然温和以对：“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七把要来的钱都积攒起来，要来的干粮，好的完整的卖掉，换成钱攒起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武七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着，没有休息的时间，他干别人不肯干、不屑干、或不会干的活。

他有时还像个江湖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

砾，以换取赏钱。而他自己则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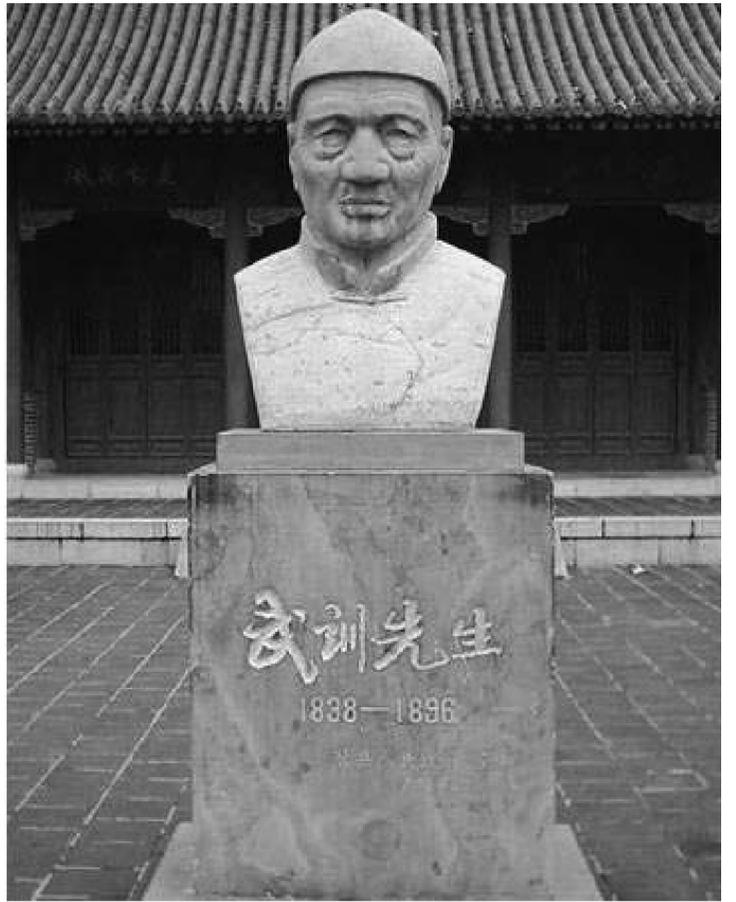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生50余人，不取分文。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七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宴会后吃些残羹冷炙而心满意足。

义塾成立后，武七实现了心愿，但依旧要饭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

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平时，武七十分关心学生的读书情况，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七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七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七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七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义塾的学风非常勤谨严肃。学有所成者日众。

此后武七得到寺院、官绅相助，在馆陶县杨二庄和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二所和第三所义学。武七的义举很快传遍乡里，并传到朝廷官员耳中，清廷嘉奖并赐名为训。

第三所义塾成立不久，武训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五十八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



图：武训故乡的武训像

村民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市民闻讯泪下，当时有人互相低声地问：“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

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一九四五年，冀南行署在柳林创办武训师范。

## 《武训传》遭遇党文化

文/陆振岩

自清末、民国，直至1950年前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穷国，并因连年战争造成众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认为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因而武训无私兴学的精神在民间、官方都备受推崇，当地百姓甚至尊称他为“武圣人”。

1950年12月，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在全国上下，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几乎好评如潮。然而谁也没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批判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社论虽然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从此拉开了中共建政后第一场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

发动政治运动，自然党员首先带头。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紧接着，一些善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文人，如周扬、何其芳等，纷纷出面写批判文章。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教、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组织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并纷纷表

态。据统计，从5月份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8月底的三个月间，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以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也许仅仅靠煽动和政治威胁还不足以让部分坚持良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个“斗争手段”——欺骗开始粉墨登场了。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以江青为首的16人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表面看来，《调查记》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据。许多原本尊敬武训的国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调查记》的结论。

然而《调查记》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后来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当时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据当年参与调查者35年后的披露，“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赵国壁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

这次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得中国人彻底“改造了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恶观，

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彻底颠覆。武训虽未读书，但其一生的行为却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儒家“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党文化中，衡量好坏善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主旋律”。《武训传》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讲的是“暴力革命”、“阶级仇恨”，“仁爱”自然成了党文化的截然对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训也许想不到，如果当年他把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殆尽，然后再去富贵之家劫掠，那么他在后来党文化主导的历史中，或许反而会成为被正面讴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这次《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段，此后被大量运用于各种运动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无不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武训其人早已亡故，无法直接将肉体迫害加诸其身。不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到底还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学生们掘开，尸骨被焚烧，塑像、匾额、祠堂被毁。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所强加于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国人的灵魂。在高于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环下，一切罪恶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据。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是为了划清阶级立场；亲友互相告发揭秘，成了“大义灭亲”。掘坟毁祠这种传统道德中视为绝对下作的行为，也成了“爱憎分明”的表现。类似这样的政治运动，此后绵绵不绝，延续至今（见本期周报“时事评论版”文章“从批《武训传》到迫害法轮功”）。

## 记人之长 忘人之短

宁威是春秋初期的卫国人，因无处施展才华而决定去投奔齐桓公。由于穷苦贫困，便扮成游走的商人，赶着牛车来到了齐国，夜宿于齐都的郭门外面。

一天晚上，齐桓公从郭门这里出来迎客，宁威正在车下喂牛，于是就急忙击牛角而悲歌，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万分惆怅。齐桓公听了他所唱的歌后，认为他绝非平常之人，于是决定任用他。这时群臣都说：“他是个卫国人，离齐国只有五百里，并不算远，不如命人去打听一下。如果真是有才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

齐桓公说：“不是这样。如果问了，恐怕人们会说他有小过

失，如果因为他有小过失，就抹杀了他的才德，这就是做人主之所以会失去天下的人才。而且人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要用他的长处。”随即命管仲迎拜他为齐国的上卿。宁威果然不负所望，他才华横溢，管仲都对其极为器重和佩服，后来成为齐相，千古垂名。齐桓公能够礼贤下士、重贤任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说的话非常有哲理。人无完人，我们看人，应该多看别人的长处，不要老盯着别人的缺点。唐朝著名的宰相诗人张九龄说的好，应该“记人之长，忘人之短”。

## 忠仆李善

文/史鉴

汉代有个富人李元，李善是他的仆人之一。在一次大瘟疫中，李元全家不幸相继得病死去，只留下才出生几个月的孤儿李续。

仆人们看看任人摆布的李续，又看看眼前明晃晃的万贯家财，竟然心生歹念，聚在一起商量：“只要让李家绝后，我们就可以把李家家财分了！”李善听到了，赶紧偷偷抱着李续逃走，在瑕丘县躲起来，亲自抚养李续。辛辛苦苦拉扯李续大了，又领着李续到官府去告状。

当时钟离意任瑕丘县县令，就把这件事禀报给汉光武帝。光武帝同情他俩相依为命，让他俩都做“太子舍人”的官。恶仆被绳之以法后，李善才重回阔别已

久的故乡。回乡后，李善不是向乡亲炫耀自己的官服，而是把官服官帽脱下来，换上仆人的衣服，为李元扫墓、祭奠，痛哭了好几天才离去。

一提到古代主仆关系，被党文化灌输了的大陆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剥削”、“压迫”等一系列仇恨宣传用语。其实传统中国人重德信佛，有心法约束，多数主仆关系比现在和谐得多，甚至情同亲人。许多老年人对待家里来的师傅客客气气的，现在年轻人理解不了。

许多老一辈人当保姆恪守本分任劳任怨，现在年轻保姆也理解不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显著差别，不就是传统文化观念接受得多不多、重不重德的问题吗？

# 丁振芳被辽宁监狱迫害致皮包骨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女士的家人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第二次到监狱去看丁振芳。经交涉,监狱只允许她的丈夫见了她一面。丁振芳是被用担架抬出来的,已被迫害得瘦成皮包骨头,说话声已很微弱。她的丈夫一见这个样子,还没说话,已泣不成声。

六十多岁的丁振芳于零八年七月中旬被非法判刑八年,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九监区。狱方为强迫丁振芳放弃信仰,将她关小号、动用各种刑罚。丁振芳为抗议迫害而绝食,被恶警折磨,现已出现生命危险。

丁振芳女士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折磨她几十年的胃病、腰椎间盘突出、牙痛病全好了。

**九九年被绑架 遭地环酷刑被非法判刑**

自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全面迫害,丁振芳也未能逃脱厄运。她因修炼法轮功,九九年十一月和丈夫被绑架至大连看守所,被非法关押长达二十个月。其间,看守所王姓所长先后两次把她铐在地环上,第一次十天,第二次四十多天。地环这种刑罚很残酷,地环打得很紧,使她头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脚手几乎铐在一起,期间,曾导致丁振芳大流血。看守所所长还指使犯人



图:酷刑演示:全身缠塑料布窒息

殴打丁女士。

二零零一年九月,丁振芳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沈阳大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十五个月。

**零三年被绑架到大连看守所遭抽刑**

二零零三年七月,丁振芳被西岗区石道街派出所绑架并抄家,其父亲就因这次迫害连惊带吓,从此一病不起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丁振芳在姚家看守所,告诉警察“法轮大法好”,遭到警察毒打。接着,警察把她强行戴上手铐脚镣直接拖到七监区三号间,并把她手脚以大字形绑在了通铺的小床中间。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抽床酷刑。

在残酷的对待下,她开始绝食抗议迫害。狱警苏英、狱医王英、贾玲等每天毒打她、对她实施

野蛮灌食,经过五十九天地狱般的折磨,直至最后奄奄一息,看守所才通知家属,将人放回。丁振芳瘦得皮包骨,亲人都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零四年遭劳教院种种非人折磨**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九日,丁振芳在乘坐公交车向乘客讲真相,被举报后被绑架到姚家看守所关押了四天,仅在这四天就被八名警察、狱医、苏英、王英、贾玲,还有男警不分昼夜地折磨。后丁振芳又被劫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

在大连劳教院,为迫使丁振芳老人放弃修炼,狱警强迫她站在铁笼里五天五夜,又押到押床上迫害。狱警把丁振芳胳膊、手全被铐在床的铁架子上,胳膊手脚用胶带缠死,身下三个板,头戴棉帽。鼻、嘴用胶带封死,然后插

两个鼻眼,往嘴里内灌浓糟、浓蒜水、尿,活蜘蛛也往嘴里塞、身上放二十几个活硬壳虫在衣服内爬(这是王冲干的,打手王冲是诈骗犯),往脚上插大头针。把变形的钢碗插到口中,用筷子嵌着往里灌。丁振芳口腔内、舌头全部受伤,疼痛难忍。恶人还往身上泼脏水,一盆一盆的泼。丁振芳的身后、腰上全是伤,腿和脚全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王冲走后,又换了一个吕静,张、吕二人往她脚趾甲下插牙签、大头针。看到她奄奄一息时,又把她押到铁笼内罚站迫害。

丁振芳在一大队被恶警严管期间,每个铁笼子都被恶警们用来关过她,狱警们和帮凶犯人几次将她全身紧紧缠上塑料薄膜,一点也不透气(包括把头缠上),插两个鼻眼儿,抬到铁笼内,捆在铁架子上,然后向没空隙的两脚与铁架子间,插约一寸厚的木板,一夜之间丁振芳老脚肿得惊人,比坐老虎凳还残酷。丁振芳说,是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坚定的信念使她闯了过来。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丁振芳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在那里,她被先后三次被关进小号共达三十五天,第一次戴手铐,同时脚被捆在铁凳子上长达十六天,第二次十天,她被折磨得吐血,狱医还

强行灌食,连衣袖都被踩破了,又拉到医院检查,医院不让灌,狱警不听,坚持灌凉食。第三次一共九天。

直到丁振芳被迫害得不能说话了,舌头上长满了小瘤,经狱医确定为脑梗塞及尿结石等症状,马三家劳教所看丁振芳已经奄奄一息,才通知家属连夜赶过去领人。家人当时都认不出来她了。

**第四次遭绑架 被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午约十二点,丁振芳第四次被中山区葵英派出所绑架,当晚送到姚家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十一个月后,于零八年七月中旬被非法判刑八年,送往沈阳辽宁省女子监狱女子监狱九监区迫害。

狱方强行对丁振芳做所谓的“转化”,关小号、动用各种刑罚,没有几天,丁振芳就被迫害得患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

丁振芳今年已六十多岁了,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全部不见了,身体非常健康,可现在却被迫害得患各种疾病住院。

零八年九月下旬,丁振芳家属去监狱要求见她时,狱方以各种借口,就是不让见。

二零一零年八月,家人得以见到丁振芳,她已被迫害得皮包骨,生命危在旦夕,现在她的家人要求监狱立即无条件释放丁振芳。

## 唯一不收礼的老师遭“六一零”绑架抢劫

山东省平度市开发区实验学校的优秀教师马芹,她自修炼法轮功以来,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深受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赞誉,被赞为“开发区唯一一个不收礼的老师”。但就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却遭到学校领导和当地“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共同迫害。

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下午二点半左右,开发区实验学校副校长于德绍打电话给马芹,谎称有急事要找她,让她到学校一趟。马芹当时正在外地,没有在家,将近六小时,于德绍又打电话给马芹,让马芹到办公室去找他。出于对领导的信任,马芹赶到家后就去了学校,不想却被在学校等候多时的平度“六一零”和泰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他们

先将马芹押送到泰山路派出所,后又给她戴上手铐,押送到平度信访局(即平度“六一零”所在地)。

另一伙警察直扑马芹家非法抄家,抢走的私人物品有:电脑、刻录塔、打印机、DVD、法轮功书籍等,现金4000元左右,共计损失两万多元,其中台式机是刚给孩子买的新机器,连包装箱还放在客厅里没来得及拿走。马芹慈悲地给看管她的警察讲真相,讲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道德的提升,使在场的警察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其中一个警察曾感慨地说:“要是都炼法轮功,这个社会不就好了。”

据悉,凌晨三点左右,马芹摆脱了非法关押。

## 江苏劳教所暴行:一遍遍浇开水烫

(明慧通讯员江苏报导)江苏省方强劳教所对内、对外异常隐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残忍,是不知真相的世人无法想象的。仅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间,笔者亲自经历和亲眼所见的“冰山一角”就足见其残忍程度了。

凡是被非法关入方强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首先被关所谓的“康复楼”洗脑迫害,“康复楼”其实就是关禁闭的地方。打手们在这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

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单独隔离,恶警王菲(书记)、魏红惠、潘育华、徐育红、朱康林、姜信海、谷以利负责迫害,恶警

郭海龙负责到入所队挑选彪悍的并且擅长打人的劳教人员来担任“夹控”任务。恶警们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每天可以无数次的殴打体罚法轮功学员。如果达不到恶警们的目的时,这些劳教人员就会被反过来扣分或被体罚。在这期间法轮功学员彭继龙耳朵被恶警魏红惠、姜信海打聋。王艳峰、黄永红、曾佳峰、刘书德被毒打体罚致残废(后慢慢奇迹般恢复过来)。

恶警朱康林是顶替其父而进入方强劳教所工作的,无一技之长,他除了打人、体罚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所以他在他的领导面前干得最为卖力。他和潘育华、魏红惠对法轮功学员孔贤勇的

## 昔日“病包子”的故事

哈尔滨轴承厂退休工人王玉荣,五十多岁,她红光满面,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可谁又想到,过去的王玉荣是个地地道道的“病包子”:冠心病、动脉硬化、气管炎、风湿关节炎、脑供血不足、神经官能症等二十多种疾病,整天药不离身,脸色蜡黄,眉头紧皱,一脸的愁苦相。

她曾到处寻医问药,西药不行换中药,一锅一锅的熬汤药喝。几年下来,病不但没好,药物的副作用使她身体越来越糟。经常感冒发烧,而且引发严重的气管炎,几乎致肺部感染。由于体质太差,她特别怕风寒,稍不注意就犯病。屋漏偏遭连夜雨,一九九三年她又检查出胃癌。病体的痛苦使她心情压抑,脾气极差,沾火就着。她的胃病一天天加重,医生说非得做手术,需要一大笔费用;而且治疗脑供血不足的药,一瓶就是四百多元;风湿病还需要花钱做理疗,这一笔笔对她来说沉重而又难见希望的开支,使她对这个身体实在没有信心治下去了。

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王玉荣开始修炼法轮功。神奇的是,修炼后她的病很快全都好了。人们再也看不到她“倒腾药”了,也听不见她说病了,

她像换了个人似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冬天,厂房里比较冷,同事们穿棉袄、棉鞋,她却只穿一件线衣外面套一件工作服,脚上穿着一双单皮鞋。修炼法轮功十多年她都是这样过来的。同事们羡慕她有这样好的身体。无病一身轻的她,更是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与幸福,变的性格开朗,善良宽厚,乐于助人,整天笑呵呵的,身边的人都很喜欢她。

可是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进行了残酷迫害。面对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污蔑造谣,良知使王玉荣无法保持沉默,她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结果被绑架,遭受了非人折磨。从此,她多次被关进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曾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期间,轴承厂纪委书记张平、保卫处长王兆勋、科长胡玉彬、铁路分厂书记谭子魏等,先后两次将正在工作的王玉荣绑架到洗脑班(所谓的“思想转化学校”)进行残酷迫害。她遭受了电棍击打、拳打脚踢、长时间蹲在两床之间戴手铐等酷刑折磨。在极度的高压迫害下,她差点被逼疯。

尽管如此,她始终用法轮

功教导的“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为他人着想,做个真正的好人。

二零零六年七月,王玉荣在工作中不慎滑倒,摔成脑出血,头后有8x8cm肿块。炼法轮功十多年来,她由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这段真实的体验,使她坚信法轮大法一定会使她身体康复,不能浪费单位有限的资金。起初人们对她的做法并不理解,然而在事发的第二天,这种不解就转为惊叹,她头后部的肿块平复了,其它症状全部消失了。人们从这超常现象,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确不一般,修炼法轮功真是让人受益匪浅啊。

值得一提的是,王玉荣摔伤后,单位为她做好了“打工伤”的准备,亲友都让她“打工伤”。“打工伤”不用上班还能多开工资。可她想到集体的利益,领导受罚、单位扣分、职工的福利受影响,她谢绝了单位的好意,决定不“打工伤”。大家议论纷纷:如今这样的好人难找啊,只有炼法轮功的人才能做到这样不贪不占。因为当今的人都去不择手段追名逐利,谁会干这吃亏事?只有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才能做到无私无我,处处为别人着想。

迫害更加残忍。首先逼迫夹控人员毒打孔贤勇,后他亲自上阵,用烧开水的电水壶把水烧开,然后一壶一壶的从孔贤勇的头顶往下浇,浇遍全身,前后不知浇了多少壶(一壶就是两个热水瓶的水),其行径恶毒得令人发指。

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吴正海

的体罚也特别恶毒。每天逼迫吴正海从早晨六点钟开始蹲在地上不准动,一直到下半夜二点,每天二十个小时蹲着,动一下就叫夹控人员殴打。这样连续二十多天,吴正海昏死过去无数次也不给休息。后恶徒又逼迫吴正海抄写污蔑大法的文章,遭到吴拒绝

后,恶警潘育华、魏红惠、朱康林、姜信海、徐育红又连续用高压电棍电击吴正海,造成吴全身被高压电烧焦。

至今方强劳教所还继续关押着许多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不得而知。

# 美司法部裁决中餐馆不得歧视法轮功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就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the Lucky Joy restaurant）歧视法轮功学员，拒绝他们在其餐馆内就餐的指控，美国司法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所做出的裁决。裁决书规定，禁止被告对任何因为宗教、宗教表达、宗教服饰以及和法轮功的关联而对他们进行歧视。

在裁决书生效的一年内，被告（十里香菜馆）如果要在电视、报纸、电话编录或互联网上登广告，需要在其中包括这样的讯息：十里香菜馆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全体公众开放，不以族裔、肤色、宗教和国籍为考虑因素。

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十二日发出的协议裁决书（consent decree）中说，十里香菜馆所有者兼总裁肖荣武承认，这家菜馆不正当地把法轮功修炼者拒之门外。被告同意，被告及所有十里香菜馆雇员将接受有关一九六四年实施的民权法第二章中规定的非歧视条款的培训，他们将采纳非歧视政策和程序，并且在十里香菜馆的每个公共进口处张贴并保留一张印有中英文字样的告示，内容是“该店对全体公众开放，不以宗教、宗教表达、宗教服饰为考虑因素”。

被告将接受独立监测，以确



图：美国司法部对纽约法拉盛十里香菜馆的裁决

保其不再有歧视行为。裁决书中说：“被告需要承担所有与开发和实施本测验方案相关的费用、服务费和开销。测验涉及用以确定被告是否在十里香菜馆对法轮功的顾客给予平等的使用权和待遇。”

在本裁决书生效的七十五天内，被告需要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证明他们遵守本裁决书的证据报告。

美国司法部房管和民事执法区域民权分部助理司法部长托马斯·普利兹（Thomas E. Perez）说：“一个人仅仅因为行使他们的权利——身穿带有宗教信仰讯息的衣服，就被餐馆拒绝提供服务，这种做法是可耻的。司法部将继续有力地保护一切信仰者的权利，使他们在法拉盛及全国各地不受歧视。”

# 印尼国庆期间法轮功大游行

印尼国庆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八月十四日下午在雅加达举办大游行，以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十一年来的迫害。游行队伍受到了各界民众的欢迎，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警察还是平民，无论行人还是乘车的人，都纷纷伸手要大法简介或纸折莲花和“法轮大法好”书签。

下午一点钟，游行从中共驻印尼使馆前出发，终点在大印尼酒店前的喷水池。走在最前头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紧接着是旗队、舞蹈队、腰鼓队、炼功团队，排成的队伍约一公里长，整个场面非常壮观。

一位警察情报人员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为坚持正义不要停止。他告诉法轮功学员说，现在他才明白法轮功学



员说的“天灭中共”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要发生的事情，很快的会实现，不久的将来，一切都将会出现。

# 广东省长黄华华访台 被告“残害人群罪”（续）

（接首页）滂沱大雨中，当黄华华访问团一行前往住宿的圆山饭店时，在出入饭店必经的路上，又见台湾法轮功学员高举着“法轮大法好”、西班牙、阿根廷法庭法办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首恶及“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横幅。

在黄华华参加的晚宴中，又有法轮功学员近身地告诉他在台湾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告上法庭的讯息，他神情恐慌地将诉状影本一手推开。

台湾法轮功学员表示，在黄华华访台未来的一周，法轮功学员将紧随抗议迫害，同时将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给台湾社会。

### 各界不能装作不知道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峰正表示，法轮功这次提告是非常正面的事，他希望检察官赶快采取侦办的动作。立法委员田秋堇也支持检察官拘提黄华华，她表示，台湾签了两项人权公约，在中国犯了“残害人群罪”

的黄华华来到台湾，台湾应该让他体会到国际人权的尺度。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亚洲分团副团长邱晃泉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保护人权的地方。象黄华华这种迫害法轮功的人，台湾各界不能装作不知道，不能让他台湾自由游走轻松离开。台湾的检察署必需采取行动，特别是对于迫害人权的罪行，这些是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如果台湾不采取行动，这不只是对人权的漠视，而且变成是中共打压人权、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人权律师朱婉琪强调，目前全球已将三十多个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告上法庭。二零零五年，黄华华在知道他自己在美国华府被告时，即取消行程。朱婉琪希望已经将人权两公约入国内法的台湾，这次能彰显决心，支持正义，让所有严重参与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 《震撼》应邀参加法国反抗电影节

第十四届阿利耶日省（Ariege）的“反抗”电影节于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到十八日在法国伏瓦市（Foix）举行。今年法轮功团体受邀参加，并上映了名为《震撼》的影片。

《震撼》是一部带有法语字幕的中文影片。她揭露了中共邪党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的对法轮功非法残酷迫害的事实。自从二零零六年首次在美国华盛顿DC上演以来，已在世界很多国家上映。

借此机会，参加电影节的人们和为电影节服务的年轻志愿者们，都有机会了解了法轮功，并对法轮功的修炼产生兴趣，整个星期，在伏瓦市文化中心门前，每天都有一场露天炼功。

炼完功以后，人们可以向法轮功学员索要有关法轮功的资料、相关信息，还可以为呼吁停



图：文化中心门前的电影《震撼》海报

止迫害法轮功签名。一些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教孩子们折叠小纸莲花。观看了《震撼》电影的人们很受震撼，并意识到了要揭露中国迫害的重要性。观众的反馈最多的感受是“在中国发生的事真可怕，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

# 魁北克城集会：迫害必须停止

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于八月十四日城中心的尤维尔广场（Place d'Youville）集会，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悼念在中国大陆遭到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魁北克省议员米歇尔·吉蒙致信当地法轮大法学会，表示迫害必须停止。

从北京来的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的陈女士在会上讲述了她在中国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她说：“我两次被非法劳教，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导致听力几乎丧失，因被迫做苦役而导致肢体变形，所遭受的迫害回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今天，我有幸来到加拿大，获得了自由。然而在中国大陆，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处于高压迫害中，我非常清楚他们的苦痛。在此，我强烈呼吁各地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伸出援手，立即制止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

省议员米歇尔·吉蒙在写给



当地法轮大法学会的一封信中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迫害必须停止”的声音汇集到法轮功全球反迫害的正义之声的洪流中，为早日结束迫害尽一份力。

来自智利的伊凡娜（Yvonne）刚刚结束在一家银行做保险代理的工作，正在寻找一种精神信仰和能给自己带来心灵宁静的一种东西。她当天从下午到晚上，就没有离开过法轮功学员活动的现场。她说：“我看到公园里有人在静静地炼功，就在一边观察。顿时我感到，我的上帝，这不就是我在找的东西吗！”她激动不已，随即就学炼

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晚上八时，夜幕降临，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夜悼，悼念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迫害而失去生命的同修。伊凡娜，也静静的坐着，手中拿着蜡烛。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的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有思想的自由。听到这么多人因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致死，我内心自然生起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对中共的痛恨。我意识到该做些什么，所以不自觉地就坐到这个烛光悼念的行列里。”

# 真相在俄罗斯哈卡斯传播

【明慧周报讯】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长达十一年，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不懈和平讲真相反迫害。俄罗斯哈卡斯（Khakassia, Abakan）共和国首都阿巴坎的法轮功修炼者们也不例外。二零一零七月二十三日，他们举行了对中共残酷迫害的抗议活动。

活动特别献给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迫害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屈和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不移令人感动。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上的花饰外框和点燃的蜡烛给人一种庄严哀悼的气氛。在这肃穆平和中，该城市的居民了解



到了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也了解了法轮功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让人身心受益的中国古老修炼功法。

很多人都表示希望签署一份



请愿书以抗议这场无理残酷的对信仰的迫害，同样也表达他们立即停止这场迫害的呼声。

同时，在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市还举行了邻近各大城市法轮功学员的区域法会。相邻各地市学员进行了很好的修炼心得交流。